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十五回 侯少野窺破蝶蜂情 周逢春摔死鴛鴦印

詩曰： 暮暮朝朝樂事濃，翠幃珠幕擁嬌紅。
鶯迷柳谷連家雨，花謝離闌驀地風。
啼鴿無知驚好夢，鄰雞有意報殘鍾。
可憐比翼鸚鵡鳥，一自西飛一自東。

話說侯七官定計，哄得鐸頭瘟進京去了，他們四人依舊打成一路，朝歡暮樂，無所顧忌。黃氏也略知些風聲，對七官道：「你哥纔來家幾日，又哄他出去。他會做個甚麼生意？你們靴裡靴襪裡，不知幹甚麼事哩！不要弄出事來呀！」七官道：「他自己要開店的，干我們甚事？」遂出來對進忠、印月等說知。秋鴻道：「這明是知道了，怎處？」四人上樓來計議，進忠道：「既然知道，我卻不好久住了。且布賬已將討完。」秋鴻道：「他借的銀子原說不誤你的行期。你如今且去向他，他沒銀子還你，定奮你過了年去。等老爹回來，娘房裡的事他自來未曾管過，認他有手段，也脫不過我們之手。」進忠道：「好計。」秋鴻道：「弄他們這幾個毛人，只當弄獼猴。」商議停當。

吃過早飯，進忠叫印月去，說：「我布賬已將完，只在一二日內就清，這裡有宗現貨要買了回南去。向日借的銀子，兩三日內還我，我要動身趕到張家灣過年哩。正月內還要到臨清去哩。」印月遂下樓到黃氏房中說道：「哥哥多拜上奶奶，他如今布賬已討完了，要買宗現貨回南去哩。上日借的銀子，叫請奶奶早些還他，他兩三日內就要動身哩。」黃氏道：「刻下那裡得有？要等你公公回來纔得有哩。」印月道：「當日是奶奶親口允他不誤行期的，沒有說等爹爹回來。他說如今因要買宗現貨，等著銀子湊用，故此來討。」黃氏道：「目下年節又近了，該的債不計其數，你叫我到那裡弄來還他？且畝你哥哥過了年去。」印月道：「我已回過他，無奈他再三向我說，要買了貨趕到張家灣過年，正月裡要到臨清去哩。他催過我幾次，我不得不來說。當日奶奶親口允他，今日還是奶奶自去回他。或者卻不過情，奮得他下來也未可知。」

黃氏只得同印月走到樓上，對進忠道：「向日承親家的情，原說是不誤行期的；不料他公公去久不回，分難處。非是我話不准，還望親家竟住幾日，過了年再去罷。」進忠道：「刻下布賬已清，眾鋪家算明，該尊府用錢四兩二兩，前親家收過三兩，又零星付過九兩八錢，算多付了七兩八錢，鋪家都已算在我肚子內，那幾兩銀子也不必說了。只是前日的借項，望親母早些賜下，因這裡有宗現貨要買了去，明後日就打點起身，要趕到張家灣度歲，不然也不來催促親母子，莫怪！」黃氏終是個女流，被他幾句話定住了，沒話回，臉漲得通紅，好生難過。秋鴻便接口道：「舅舅且竟住一時，等奶奶去再作計較。」黃氏纔起身下樓。秋鴻道：「也是為七爺的事借下來的，如今他連管也不管，人來催逼，他到不知往那裡去了，帶累奶奶受逼。」黃氏歎氣道：「養出這樣不長進的畜生，叫我也難處！」

正說話間，七官進來，黃氏道：「你到那裡去的？沒錢還人，也該設法畝他，卻叫我受逼。」七官道：「可是扯淡！有錢拿了還人，沒錢也說不得受氣罷了。」黃氏氣起來，罵道：「你這個壞畜生，不長進！惹下禍事來，借了人銀子，反來說我？轉是我做娘的貪嘴，大潑小用借下來的，你還說這樣胡話！」七官猶自不遜，黃氏趕來打他，到被他推了一跌。黃氏坐在地下，氣得大哭，七官早已去了。印月忙同秋鴻過來，扶進房去。晚上進忠又來討信。黃氏無奈，次日只得著人去央邱先生並陳三官來說，纔奮下來過年。

隔了兩三日，鐸頭賣了硝黃、紙張回來，就在隔壁門首收拾出一間門面，尋了個伙計，果然一夜做到三更，不來家宿。他們關上前門，任情取樂。這正是：

欺他良儒占他奄，樂事無端任所為。
堪恨孤群助奸黨，不憚天遣與人非。

過了幾日，正是人家祀灶之日，家家都來買炮竹，人人贊好，鐸頭越發有興做。

原來此地經紀人家，本無田產蓄積，只靠客人養生，在客人到，便拿客人的錢使用，挪東補西，如米麵酒肉雜貨等物都賒來用，至節下還錢。侯家自少野出門後，沒人照管，七官不會當家，便把各客人的用錢都零碎支用完了，故年終各欠賬都來催討。起初還是好說，到二七八，眾人急了，都坐著不肯去。後來見無人理他，大家便擁到內裡來吵鬧。七官躲了不見，那鐸頭人都知他是個呆子，也不去尋他，只有黃氏一人支持。到二九，眾人便發話道：「你家推沒人在家，難道就賴去了麼？你家撰了客人的錢不想還人，別人是父母的資本，若沒錢，拿丫頭婆娘來，也准得錢。」污言穢語都聽不得。黃氏急得走頭無路，沒奈何，只得叫小女兒來，向印月要首飾、衣服當。印月道：「我來了二年，連布條兒也沒見一個，做了多少衣服與我的，開了賬來，一一撈去。再不然，知道我有多少東西也說了拿來。」小如見他的話來的不好，就去了。黃氏無奈，急得大哭。他在裡面哭，人在外邊罵。

眾人聽見哭，有那知事的就出來了，看看天晚，還有幾個坐著不去。秋鴻過來勸道：「奶奶且莫煩惱，少了錢，斷沒有抬人去理的，」黃氏道：「轉是抬我去的好，罵的言語你可聽得。今日雖去，明早又來叫罵了。怎受得這樣氣，不如尋個死到得耳根清淨。」秋鴻道：「哭也沒用，事實即圓。」黃氏道：「明日到是年終了，再等到幾時哩？像我這沒腳蟹，坐在家裡，怎麼圓得來？」秋鴻道：「事已急了，不如再向舅舅借幾兩，過了年再處。」黃氏道：「前日借的沒得還，被他說得沒趣，怎好再向他開口？」秋鴻道：「他到不是個吝財的，前日因要買貨回去纔來催討，奶奶再央娘去向他說，必有些的。」黃氏道：「不知你娘可肯說哩？」秋鴻道：「人家這樣吵罵，娘難道不聽見？我去請他來。」黃氏道：「緩些，你先去對你娘說過，再去請他，我就過來。」

秋鴻過來對印月說過，就走到樓上對進忠道：「娘請你說話哩。」進忠道：「說甚麼？」秋鴻道：「被人罵急了，又來尋你，說不得再弄點與他救救急，大家好過年。」進忠道：「你的急還有得救，他的急卻難救。」秋鴻劈面一掌道：「胡話！還不快走，走遲了，打你一百。」進忠被他拉進來，黃氏也在印月房內。印月道：「如今各店賬吵鬧，家內沒出處，沒奈何還要同哥哥再借幾兩，出年一總奉還。」進忠沉吟不語。黃氏道：「前欠未還，原難再借。只因逐日罵得聽不得，故此又要求告親家挪借。他前日有信來說，只在正月內必到家，一定加利奉還，再不至誤親家的行期。」秋鴻道：「奶奶也是沒奈何，舅舅不要推手。」進忠道：「至親間怎敢推托？只是元家後我一準要起身的，要不要似前番誤事方好。」印月道：「爹爹回來就清結的。」進忠道：「要多少？」黃氏道：「有五兩的賬。」進忠道：「都要全還麼？我有道理。」便點燈往樓上去了。黃氏對印月道：「你去代我催催，沒日子了。」

印月叫秋鴻執燈，同到樓上，見進忠在燈下揀銀子，印月便伏在桌上看，進忠揀了兩錠，向印月道：「這銀子可好？你要，拿了去耍子。」印月道：「甚麼好東西，不要他。」秋鴻道：「銀子若不好，奶奶到不急得哭了。」進忠道：「你專會伸腳起刁法兒耍哩，偏不把你。」秋鴻道：「我只是不要罷了。我若要，也不怕你不連包兒送來。」進忠道：「你就是個不打臉的強盜，一嘴也不放鬆。」印月笑道：「你吃了強盜甚麼虧的？」進忠揀了半日，也與了秋鴻一錠，遂揀了三兩呈色銀子，包好，遞與印月道：「三兩。」印月道：「為人須為徹，把幾兩好的與人，這就像豬屎的銀子，他們還不要哩。」進忠道：「此刻有了這銀子還不要麼？等我代他還，看他要不要。」印月袖了就走，進忠攬腰一抱，抱住道：「也不說個長短，怎麼拿著就走？」印月笑道：「又不是我借的，說甚長短。」進忠道：「好呀，卻不道『保人還錢』。」印月笑著分開手，下樓來將銀子交與黃氏道：「這是三兩。」黃氏道：「三兩不夠呀！況且呈色又醜，如何穀打發？」印月道：「他說代我們開發哩。」

一夜過了。次日天纔明，就有人來催討，秋鴻把進忠送出去，關上角門，眾人依然叫罵。進忠梳洗畢，下樓來對眾人道：「舍親不在家，列位歷年都是尋過他錢的，今日怎麼就破起言語來了？請到這裡來，我有個商議。」眾人便隨他到樓下來。進忠道：「舍親遠出，他家中實難處，列位就是抬人去也沒錢。我因同他是親，特來代他借得些須，只好與列位殺殺水氣，若要多，萬分不能。」眾人亂嚷道：「等了這幾日，怎麼還說這沒氣力的話？推不在家，難道就不還罷？他也有兒子哩！」進忠道：「你們既如此說，請他你兒子要去，我就不管這閒事了。」站起身來就走。內中有幾個老成知事的，懸住道：「相公，你請坐。你們不明道理，只是胡鬧，如今侯家少了我們的錢，正沒人擔當，難得魏相公出來調停，你們反亂嚷起來。不成事體。」於是眾人纔把進忠圍住，又怕他要走。進忠道：「列位若依我說，就請坐下來講；如不依，聽憑尊便。」眾人道：「但憑吩咐罷了。」進忠道：「如今要說全無，也不能；若要多，卻也沒有，只好□分之二，餘者等舍親回來再清結。」眾人道：「二分忒少了，先還八分罷。」進忠道：「不能，既列位如此說，再添一分，竟是三分。」眾人還不依，講了半日，纔說定各還一半，餘俟侯老回來再找。進忠進去，要出銀子並賬來，當眾人算明瞭，共該二□八兩四錢六分，眾人也沒奈何，只得拿去，尚餘一兩五錢四分，並賬交與黃氏。

黃氏千恩萬謝，感激不盡，說道：「還有迎春差事，每年要貼一兩銀子，也稱了去罷。」秋鴻道：「只是沒得過年了，怎處？」黃氏道：「還講過年哩，沒人吵罵就吃口水也是快活的。」少頃進忠又封了三兩銀子，進來送與黃氏道：「本當買些薄物送親母，又恐不得用，薄敬奉送自備罷。」黃氏道：「豈有此理，纔已承親家情，怎敢再領賜？」秋鴻道：「舅舅送的，又不是外人，奶奶老實些收了罷。」黃氏謝了又謝，纔收下去置備年事。

進忠同秋鴻出來，把預備下的果子、衣服、首飾等物送到印月房中。七官見人去了，也家來走跳，手中拿幾張當票子，到樓上來道：「受這蠻奴纔無限的氣！」進忠道：「受誰的氣？」七官道：「家裡的幾件衣服要抵出來，那蠻奴纔死也不肯，嚷了半日。」進忠道：「衣服也是要的。」七官道：「沒奈何，還要同你挪一肩哩。」進忠道：「要多少？」七官道：「共該四兩七錢。」進忠道：「搵些贖去罷。」稱了銀子與他。黃氏知道，愈加感激，便把他當作祖宗一般。

到晚來，人家都燒紙關門守歲。怎見得除夕的光景？但是：

門懸柏葉，戶換桃符。家家歲火照田蠶，處處春盤堆細果。兒童拍手，齊燒爆竹喜爭先；老子點頭，笑飲屠蘇甘落後。戲班衣鮑老登筵，紀歲事椒花入頌。彈弦奏節入梅風，對局探鉤傳柏酒。氣色空中漸改，容顏暗裡相催。正是寒從一夜去，果然春逐五更回。

除夕，黃氏置酒在印月堂前，邀進忠守歲，燒松盆放炮竹。鐸頭取了許多炮竹煙火來放，果然好。飲至更深方散。進忠同七官出來，只得讓印月同鐸頭睡了。人靜後，秋鴻纔到樓上來，與二人輪流取樂。正是：

明日春風又一年，高樓醉擁兩嬋娟。

有人獨守孤幃冷，數遍更籌永不眠。

次日元旦，進忠起來各處拜了年，同七官終日到城隍廟看戲。劉道士加倍奉承。人見進忠慷慨爽利，與他交接的頻多，逐日各家請春酒。吃了幾日，又早元家將近，薊州沒甚好燈。一日二人同邱先生閒步，見人挑了兩盞紙燈賣，進忠買了掛在樓上，晚間點起來，買了些酒饌，請邱先生同元照等來飲酒。邱老道：「敝處沒有好燈，我少年時在京師看燈，果然好。」進忠道：「京中燈除了內府的沒有見過，就是燈市裡並王侯家，也不過是些羊皮料絲夾紗珠燈而已，除此便無甚好的，總不如揚州的燈好，各色紙燈、包燈，果極精巧，世上有一件物事，他們便做出一盞燈來，卻也奇巧。此時正是滿城簫管，人山人海，魚龍莫辨，那纔叫做『一天皎月，□里香風』。」邱老道：「生在那裡的人，真是有福的。」

到□三日，崔少華請了進忠同七官去看燈，也是幾對羊皮料絲，皆是些粗貨，薊州人便以為奇，眾人就□分誇贊，進忠也只得隨聲稱好。呈秀在席間將小沈托在進忠身上，沒奈何只得約他元宴小酌。至日請了幾位斯文朋友來陪他，小沈唱曲、行令、猜拳，卻也有些豐致。飲至三更散了，呈秀定叫畝小沈陪進忠宿，進忠卻不過，只得勉強畜下住了一夜。次日送他二兩銀子，一方汗巾。

□六，置酒在內裡，請黃氏並鐸頭夫婦。還剩了許多火藥，進忠都買了來放。但見：

金菊筵高一丈，木樨細落奇葩。白紛紛雪炮打梨花，紫豔豔葡萄滿架。金盞銀台鬥勝，流星趕月堪誇，鴛鴦出水浴晴沙，九龍旗明珠倒掛。

內中有幾種異樣的，七官道：「這幾樣是那裡的方子？」鐸頭道：「這是在京裡遇見李子正，他從殷公公家傳來的。」進忠道：「他在京裡做甚麼？」侯二道：「他在東廠殷公公家做主文，好不熱鬧。」進忠道：「我正想他，明日到京中看看他去。」大家開飲了半夜，把鐸頭灌醉了，聽他們歡樂。正是有錢使得鬼推磨，那黃氏已是感激進忠不盡，又被他逐日小慳慳已買通了，不但不禁止他們，且跟在裡面打譚湊趣。大家打成一片，毫無忌憚，不分晝夜，行坐不離，印月已被他們弄有孕了。那鐸頭雖然明知，而不敢言，只是把些酒食哄著他就罷了。正是：好事不出門，壞事傳千里。

街坊鄰舍都知些風聲。到了正月盡間，侯老回來，黃氏將進忠的恩德說與侯老知道，也□分知感。過了些時，也漸漸知些風聲，還是半信半疑。誰知人為色迷，遂不避嫌疑亂弄起來。

一日天初明，侯老便上樓來尋進忠說話，見他們兒半掩，不見動靜，想是尚未起來。輕輕揭開他帳子一看，吃了一驚，原來印月同他一頭睡著了。侯老也不驚醒他，到輕輕走下樓來，高聲咳嗽了兩聲而去。二人驚醒了，慌忙起來，印月下樓進去，只見侯老在堂屋裡亂嚷。見印月進來，便說道：「婦人家不在房裡，外面去做甚麼？」黃氏也起來了，聽見嚷，過來道：「想是看他哥哥去的。」侯老道：「胡說。就是嫡親兄妹也該避些嫌疑，這樣胡行亂走的。」印月紅漲了臉進來，也還不知被他看見。秋鴻聽見嚷，忙出來看時，被侯老趕上，踢了兩腳，罵道：「你這奴纔在那裡的，不跟著你娘？」黃氏道：「為甚事這樣亂嚷亂罵的？」侯老道：「虧你做婆的，我不在家，就幹出這樣事來了！」黃氏纔明白，悄語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張揚出來也不好聽，只看你兒子這般嘴臉，怎叫他不生心？你現欠他銀子，傳出去，人還說你沒錢還他，拿這件事賴他的哩。如今惟有叫他們離開來罷了。」

侯老沉吟了一會道：「也是。」便叫秋鴻來說道：「你外婆病得狠哩，來接你娘的，叫他作速收拾回去看看。」秋鴻回到來對印月說了，見印月睡在床上，遂抽身到樓上。見七官與進忠對坐，便埋怨道：「你們做事也該放掩密些，怎麼就都睡著了，使老爹看見，嚷鬧了一場！虧奶奶勸住。如今要送娘去看外婆哩。」進忠聽見，嚇癱了，半日纔說道：「這怎麼好哩？」秋鴻道：「我們去後，你也難住了，不如快收拾，也到那裡相會罷。」說畢去了。

進忠羞得置身無地，便打點行囊，去雇牲口，進來辭行，向侯老道：「外有親家所借之項，今親家初歸，恐一時不便，我明早就要動身，改日再來領罷。」侯老也假意相畜。次日早晨起身，辭了侯老夫婦，又來辭印月，印月不肯出見。這纔是：

萬種恩情一旦分，陽台去作不歸雲。

於今妾面羞君面，獨倚熏籠拭淚痕。

進忠怏怏而別，對七官道：「兄可送我一程。」遂同上了牲口。心心念念，放不下可人。

行了一日，來到長店。那長店是個小去處，只有三五家飯店，都下滿了，沒處宿。走到盡頭一家店，內有三間房，見一個戴方巾的人獨坐。進忠來對店家道：「那一個相公到占了三間房去，我也無多行李，你去說聲，叫他讓一間與我們住住。」店家上去說了，那人道：「可是公差？」店家道：「不是，是兩個客人。」那人道：「不是公差，就請進來。」進忠便出來，看看搬行李進來。那人便叫家人收拾，讓出一間房來。進忠同七官上前，與那人見了禮，進忠道：「斗膽驚動相公，得罪了。」那人道：「豈敢！旅邸之中何妨，請坐。」三人坐下。那人見七官生得清秀，遂將言語調他。進忠道：「七兄陪相公坐著，我就來。」遂出去買了些肴饌來，問店家道：「可有酒賣？」店家道：「止有稀熬子，相公們未必用得慣。」進忠來問那人，那人道：「隨鄉入鄉罷。」進忠出來買了酒，吩咐店家置備，回來坐下，問道：「請教相公貴處？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賤姓陳，江西新喻人，在監。因

這裡薊州道是舍親，特來看他。」又問了進忠並七官鄉貫姓名，對進忠道：「這侯兄是魏兄的甚麼人？」進忠道：「是舍親。」不一刻，店家擺上酒餚，陳監生謝擾過，三人共飲。那陳監生也是個風月中人，說到嫖賭上便津津有味，猜拳行令著實有趣，三人說做一個。

陳監生道：「我一向在京，只是頑耍，昨在薊州衙門裡住了二□多日，幾乎悶死了。不意這裡遇見二兄，豪爽之至，也是三生有幸。弟有個賤可在東院，也略通文墨，明日何不同二兄去耍耍。」進忠道：「東院裡那一位？」陳監生道：「是劉素馨，乃鴛鴦叩的妹子。」進忠道：「定是妙的了，非佳人不可配纜子，鴛鴦叩已是極標緻的，如今也將有三□歲了。當日見他時纔成人，不覺已□五六年了。」三人暢飲至更深，抵足而睡。次日至密雲宿了。七官要辭回去，陳監生堅畝不放，進忠道：「你就同到京中耍耍再回去罷，家去也無事。」三人又上牲口，進得京城。進忠道：「尊寓在那裡？」陳監生道：「在監前。」進忠道：「我們權別，明早再來奉候。」陳監生道：「小寓房子頗寬，且又潔淨，同到小寓住罷。」遂拉了去到下處，果然房屋寬大潔淨。早有家人在內，各人卸下行李，洗了臉，取飯來吃了。

陳監生道：「天色尚早，院中耍耍去。」叫了三匹馬來，著一個小廝跟隨。進了東院，到劉家門首下馬，進門來，靜悄悄無人迎接。在廳上坐了一會，纔有個丫頭出來，認得陳監生，進去了一會纔出來，請進到大姑娘房裡坐。三人走到房中坐下，到也幃幕整齊，琴書瀟灑。丫頭捧茶來吃了，媽兒出來拜了，道：「陳相公來得快呀！」陳監生道：「約定了素娘，怎好爽信。素娘怎麼不見？」媽兒道：「他不在家。」陳監生道：「那裡去了？」媽兒道：「周公子請去了。」陳監生道：「胡說！我原約他一個月，如今纔二□四日，怎麼就叫人請去了？」媽兒道：「不好說得。」

正在分辨，只見來了一個姊妹上前拜見，看時，正是鴛鴦叩。雖然年紀過時，那一段丰神體態猶自大方。拜罷坐下，陳監生道：「貴恙痊癒了？」鴛鴦叩道：「這幾日纔略好些，尚未復原。」陳監生道：「我原約令妹一個月，怎麼就讓人請法了？」鴛鴦叩道：「周兵科的公子先請他，未曾去，就把我父親送到城上打了，差人押著，定要他，沒奈何只得弄去了。」陳監生道：「去了幾日了？」鴛鴦叩道：「去了□多日，也快回來了。」陳監生大不悅意。進忠道：「既是不久就回，老兄也不必動怒，小酌何如？」陳監生道：「有甚情趣！」鴛鴦叩笑道：「舍妹暫時不在家就不坐了，此後難道再不相會麼？」陳監生被他說了，到不好意思起身。進忠遂取了一兩銀子與媽兒備酒。鴛鴦叩叫丫頭鋪下絨氈，看了一會牙牌。

陳監生起身小解，只見一個小廝，捧著兩個朱漆篋絲小盒兒往後走。陳監生趕上去揭開看時，底下一盒是幾個福壽同幾□個青果，上一盒是鮮花。陳監生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？」小廝道：「周大爺差來送與馨娘的。」陳監生讓他走過，他便悄悄的隨他走。那小廝穿過夾道花架邊一個小門兒，那小廝輕敲了三下，裡面便有人開門，陳監生走出來，也不題起，仍舊坐下看牌。少刻擺上酒來，飲了半日，陳監生推醉出席，閒步輕輕走過來道，也向那小門上輕敲了三下，便有個丫頭來開門。開開門來，見是陳監生，到吃了一驚。陳監生忙擠進去，轉過花架，見素馨獨坐焚香。素馨見了陳監生，便起身拜見，問道：「相公幾時來的？」陳監生道：「纔到，就來看你，我原約你一月，今何負心若此？恭喜你如今有了貴公子了。」素馨道：「再莫說起。我原非得已。那人粗惡之至，把我父親送到城上打了，著人押著，定要來纏，不肯放我出去，終日如坐牢一般，你不要怪。」陳監生道：「我也不怪你，今日赦你出去走走。」素馨道：「怕他有人來看見。」陳監生道：「不到別處去，到你姐姐房中飲一杯何如？」素馨不好推卻，只得攜手出來。鴛鴦叩見了，甚覺沒趣。素馨上前逐一拜見。看時，果然生得甚美，但見他：

窄窄弓鞋雅淡妝，恍如神女下高唐。

膚爭瑞雪三分白，韻帶梅花一段香。

素馨拜罷坐下，鴛鴦叩道：「那人可來？」素馨道：「今日不來。」鴛鴦叩道：「世上也沒有似這樣粗俗的，全無半點斯文氣，請了姊妹就如自己奔子一般，又不肯撒漫，就笑得死個人，說的話令人聽不得。」進忠道：「這樣人可是作孽。」陳監生道：「禁聲！莫惹他，可人兒怪！」素馨掩口而笑，起身奉了一巡酒，正開口要唱，忽聽得外面一片嘈嚷之聲，俱各停杯起視。只見丫頭慌慌張張跑進來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周大爺帶人打進來了。」素馨忙往外走，只見周逢春帶了□多個人打進來，竟奔素馨。素馨慌了，復跑進來。進忠恃著力大，忙上前挺身遮住，素馨便躲到床後。兩個家人揪住陳監生就要打，進忠一聲大喝，上前拍開手，把那人放倒，讓陳監生同七官跑了。周逢春亂嚷，來尋素馨，因進忠力大擋住，人都不敢近身，眾人便亂打傢伙。鴛鴦叩忙上前分訴，被周逢春一把抓住去鬢，一手揪住衣領，向外邊一摔，跌倒在花台邊。只見他直挺挺的不動，眾人忙上前看時，只見：

荊山玉損，滄海珠沉。血模糊額角皮開，聲斷續喉中痰湧。星眸緊閉，好似北溟龍女遇罡風；檀口無言，一似南海觀音初入定。小園昨夜東風惡，吹折紅梅滿地橫。

媽兒、丫頭忙扶他起身，只見一口氣不接，面皮漸漸轉黃，嗚呼哀哉了。媽兒等叫起苦來，忙去叫了地方來，將周逢春並一行人都鎖了，帶上城去。正是：

饒君瑟瑟熏天勢，看爾忙忙怎得逃？

畢竟不知周公子等拿到城上，後來如何脫身？且聽下回分解。